



顽主之后

a novel

by

于睿昊懿

悲伤呐喊的季节



顽主之后

悲 伤 呐 喊 的 季 节

by 于睿昊懿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顽主之后 / 于春昊著.

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1.1

ISBN 978-7-5633-6250-9

I. ①顽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42302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22号邮政编码: 541001
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山东省莱芜市赢牟西大街28号 邮编: 271100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 9.25 字数: 176千字

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9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嬉笑的人们是月儿的主人

轻飘飘的

掩盖了一片天空

遮住了嬉笑的人们

精美的画面

或许不及肮脏的现状

背负着怨恨 痛 和回忆

昆虫开始浮躁

是白云的厌恶

人们的嬉笑

最肮脏的声音



我咀嚼着我的心

一口一口的

鲜血顺着嘴角淌出来

我哭着 笑了起来

疼痛换取来的快乐

我抑制不住的兴奋

无法用语言表达

心的味道很好

像人的味道

浓烈得有点辣

似酸非苦

我驾驭一匹快马

奔向即将落下的红日

月亮已发出他阴险的颜色

雨水突然倾盆而泻

只是迟了片刻

马儿干渴而死

0

出生的那天，天空在我看来是那么辽阔湛蓝，无边无际；大片大片的云彩让我想入非非，也许当时的我，还不懂得什么是幻想，什么是快乐与疼痛，对于勇气和未来更是无从得知。这种无知者无畏的状态，并没有让我体会到珍贵和需要珍惜。

童年的空气是污浊的，耳边总能传来咒骂和东西被打碎的声音，这是我接触的第一支歌谣，优雅而凄美，婉转得像一条小溪，弯弯曲曲地延伸着，直到我明白世事。

没有人告诉过我错与对，是与非，就连黑与白的颜色也是自己慢慢认清的。

我喜欢狂傲而孤独，每当听见有人在背后骂我“傻 ×”时，就

有种抑制不住的兴奋涌上心头。

当自己手中被当作武器的东西让敌人头破血流、抱头鼠窜的时候，当我倾听身边的姑娘不知是因为疼痛还是快感发出的呻吟声时，当我应该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却被赶出校门时，当老师让我和她抚摸亲热时……

我嘲笑所有人，因为所有人都在嘲笑我。

当迷茫的俊男靓女们正在享受时尚和恋爱的滋味时，我在属于自己阴郁的深渊里快乐地呐喊，我不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，循规蹈矩地学习、工作、恋爱、结婚、生子……然后死去……不要说为了某种目标，因为一切的梦和理想根本没有存在过，真正的勇者不是挣扎不是勇闯，而是背着孤独的行囊，穿着沉默的衣裳耗费掉无尽的苍白时光。

我唾弃所有的异乡人，因为我身在哪里，哪里就是我的家乡。我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，没有因为，只有所以。

天还是天，地还是地，海水和彩虹，我还是我。

新人换旧人，青出于蓝胜于蓝的道理，只有不知好歹的人才不明白，昨天的日历就该翻篇儿，无须废话，该过去就要过去。大树底下好乘凉，找棵树倚着去吧！

纯粹的东西固然美妙，但少了很多智慧，寄生虫并不可耻，可耻的是拼命向前，却始终原地止步。

1

父母终于离婚了，在我八岁的时候，我判给了老子，从法院出来的那天晚上我清楚地记得我做了个梦。

我梦见自己生活在一个长满荆棘的岛屿上，每天感受着美丽和残忍，稍不留意就会被四周锋利的刺刺伤身体，红色黏稠的液体会从衣着的缝隙中渗出来，我感受不到疼痛，太久的摧残使我麻木，看着血液渗出毛孔，我幸福地笑着。已是黄昏，我没有成为白昼里第一百零一个死亡者，我庆幸，或许还可以见到明日太阳的颜色。开饭了，其他的人正分解着那个白白净净的小男孩的肢体。我只能饿着肚子，还记得那个可爱的孩子，为了可以继续呼吸岛上污浊的空气而露出过的纯真的笑容，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喜悦，他看着每个人，甜甜的。而我最清楚，其他人对他的渴望，饥饿早已……他们的眼神中充满着欲望、饥饿、肮脏……在黑暗笼罩岛屿之前，荆棘的刺，还是将那孩子的太阳穴洞穿。来不及及呻吟，他闭上了双眼，脸上仍挂着他纯真的笑，也许他没能有幸欣赏到其他人的喜悦。当脑浆缓慢地从他的脑壳渗出，他们像野兽一般扑向他幼小的尸体，他们撕扯着他的身体，掏出他的内脏，疯狂地吞食着，鲜血从他们的嘴角滴出，却仍然在争夺仅剩的肉体，一个面色苍白的男人用牙齿撕咬着那幼小尸体……

我只能饿着肚子，我无法忘记那孩子白净的脸蛋，曾经露出过

的笑容……我真的很饿，眼前一阵阵发黑，感觉胃开始剧烈地疼痛，四周的一切开始旋转，我看到那具男童的尸体变成了一具白骨。我真的不行了，饥饿刺穿我的心脏，我多想去咬那白骨上剩余的碎肉，我拖着像灌了铅的身体向他走去，就在快到跟前的一瞬间，眼前又一次出现男孩儿纯真的笑脸，耳旁似乎响起他那清脆的笑声。

我止住脚步……

这是一场梦，一个黑色的梦境，当我醒来的一瞬间，我似乎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，那是种最纯粹的静态，仿佛一切都已停止，时针不再转动，一切都将死去；这是一种我一直在追寻的状态，四周的一切如此安详，却又承载着死亡的气息，还有生命的沉重。我可以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跳，体验着心跳时快时慢的刺激，血管将要沸腾，冰凉的汗水挂在额头上，抑制着自己呼吸的声音和频率，我很怕，怕失去此时此刻的祥和还有痛楚。

在黑暗，就这样静静的，刹那间，一种幻觉侵袭了我的大脑。我感觉我站起身走向一扇门，从门缝中散发着诱人的诡异，点点微弱的光线牵引着我迈开了第一步。那门很旧，木制的门板满面斑驳，似乎经受了太久沧桑的洗礼。我随手推开门，这扇古老的门发出了一种近似死亡的尖叫，一股寒气直刺入我的心脏。无可否认，短暂的几秒，我彻底崩溃了，快要窒息，我明白，那古老陈旧的生命感，即将压在我的身上，这太沉重了。我想要呐喊：“我不要经

受这痛苦的洗礼！”任何所有……

我明白了，我站在生命的边缘，无法抵挡死亡的诱惑，无法抵挡它的妖媚，它的善良……

我用最后一丝力气推开了那扇门，眼前的一切使我窒息：遍地白色的花朵含苞欲放，很纯洁，像爱一样残忍……一切都像画一样。的确，像画一样，静得使人窒息，死亡的气息越发渐浓，眼前是一条火车隧道，肉眼看不到尽头，只能看到不远处的黑暗。

我开始感觉飞了起来，轻飘飘的，直到眼前白茫茫的一片，突然思绪中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……罪恶的天空，嬉笑的人们只有死亡的权力，只要星化作云……

我再也无法承受这梦中的角色，却不知这是梦境还是现实，我太怕，用尽全身的气力咬舌自尽，疼痛直刺入大脑，我知道，我死了……

再次回到现实中，我感到寒气逼人，发现被褥已湿得透透的，像一块巨大的冰，刚刚融化，而自己躺在化掉的冰水上。足足有半分钟，我终于可以支配大脑，手才听话地把台灯拧开，我紧张地睁开双眼，屋内的一切逐渐从模糊中清晰过来，一切恢复了正常，熟悉的家具，摆设……

我感觉嘴唇湿润，起身下床照了一下镜子，才发现一嘴的血，赶快拿纸擦干净，才知道疼痛来自舌头……

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精神是否出了问题，现实和梦境无法分离开来，梦中的“咬舌自尽”，和现实中“舌头的血”，出奇地吻合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，难道是有什么脏东西进入了我的大脑？……

我知道自己的前半生不会再有退路 and 选择，那么就去他妈的吧！

2

又一次见到了它，似曾相识的味道，很清新，很舒服，不知是否纯净，看上去却清透，雪。很像久别的知己，长时间的离别，使重逢看上去更加有意义，思绪上的冲动也越发浓重，不再感受得到冰气刺骨。相反，心头却掠过丝丝暖流，呼吸出的白色气体，刚刚呼出便又消散得无影无踪。

街道两侧的一切，都覆盖着薄薄的一层霜，只轻轻吹动，它便会融化掉，那么干脆，那么彻底，如果人活着也可以的话，那将是件幸福愉快的事，即便人世间会略显冷清。

我把手伸展开，手心向上接那些无意间和我相遇的雪花，我细细观察那些落到掌心的雪，或许它太小，抑或它融化得太快，我没能看出雪的形状：紫丁香状，玫瑰状……

大脑里的意念传递给我一种味道，淡淡的香，像大海的味道，

略一闻上去似夹杂着股股苦涩，但若细细用心去体味，那是种深沉的自然香，是自然传递给人类的语言，使人感受到自然强大的力量，它会毫不羞涩地沁入你的心脾。

很久以前，和这次相仿的一场雪，充满着凄凉和痛楚，以至于令人窒息，雪花漫天飞舞，伴着眼泪和哭泣的声音，阳光黯淡地投射在大地上，断断续续的；小片小片的雪已经开始融化，年轻的女人站在男孩的身边，她牵着男孩冻得发紫的小手，告诉他要学会照顾自己，要知道随着天气的变化加减衣服，告诉他别顽皮，告诉他……最后告诉他，别让自己“受伤”。女人留下眼泪，用手最后温暖了男孩稚嫩的脸蛋，那是她出于母性的眼泪，面对着自己的骨肉。男孩撕心裂肺地哭喊着，嘴里叫着妈妈……女人转身，离去了，再没有回头。男孩只记得母亲的背影，那么坚决，那么缓慢，渐渐地，一点一点地消失在远方的残阳里。男孩仍在哭泣，而身边却没有了那位年轻的母亲，也许时间太久了，男孩再没有哭泣的力气。他躬下身子，不自主地开始摆弄着身下的雪，小手捧起一小堆……他重复着。那冰凉直刺入男孩的身体，却又仿佛麻木着……

到这里，记忆总是不可靠的，只有将那些记忆的碎片拼起，或许才可以得到想要的某些答案和真相！

3

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一个“坏人”的，就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，也许现实的残酷让我太过无能为力吧！我想一切的转变该从那一年的那一天讲起，从曾经单纯的我讲起。

在迷迷糊糊的一个早晨，还没能从六年级升初中的假期中醒过来的我，便带着昨夜还未退去的爆热，还有满身被蚊子叮的大包，走进了那所臭名昭著而自己未来三年都将置身其中的初中。仍能记得清楚的是，那天我穿了件印有阿童木图案的衬衫，一条洁净的布裤，在学校门口立着的一块黑板上，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和将进入的班级。

其实进入这所学校纯属偶然，也可以称之为偶然的必然。在我六年级毕业那一年，我本该按自己户口所在地被分到一所不错的初中；可临开学的前几天，老于带我去那所学校注册的过程中发生的小插曲，让我彻底和它无缘，也许是那时的我还不懂得，现在想来，命运的轨迹在那一刻就已开始行驶了。

事情很简单，当时老于开着辆 2020 吉普带我找到了学校，在学校外面确实没地方停车的情况下，老于想将车停进学校里，当时正在假期，校园里清静得很，按说老于的这个想法并不过分，可却遭到一个看上去小六张儿一副“黑寡妇”模样的老太太的阻止，开始老于很和气地解释情况，并且说明来意是带孩子注册的，再说学

校没有孩子上课，也不影响什么，办完事儿就走……可老太太无论老于怎么赔笑脸说好话，死活就是不让进，以至于快把校规倒背了一遍，后来老于实在忍无可忍一怒之下就大骂了老太太混蛋、好狗不挡路之类的话，可没想到正是因为这几句话骂到了这个看门老太太的头上，我最终才无法入校，原因是被骂的老太太正是这所学校的校长！再后来，临近开学，无论老于怎么道歉，托人，送礼，老太太坚决不接受我这个学生，并誓言有这样家长的学生好不着哪儿，说什么即便她接收了，以后学校也管不了，而且就算告到教育部去，撤了她的职，也决不接受！老于见此情况，一是没辙了，二是恐怕儿子勉强进去了，也难免不被老师“穿小鞋”。无奈之下，只能就近选了后来我进入的学校，老于那时还信誓旦旦称：好孩子，到哪儿上学都一样！是金子，在哪儿也他妈得发光！

我穿过阴暗破旧的楼道，走进了一间牌子上写着初一（4）的教室。

先是扫视了一下一张张陌生的面孔，然后选择了一个稍靠后点的座位，又环视了一圈儿下来，心中不禁惊讶，这个号称艺术班的集体，竟有着一群面目狰狞、神态麻木的学生。唯独一个男生钻进了我的视线，原因是他远看像雪村，近看像刘德华。这个哥们儿和我个头儿相仿，偏长的头发，高鼻梁，眼睛倒挺有神，从一进来就开始左右臭贫，虽然没什么人搭理他，但看他自己倒是表现出一副

死不要脸的派头！我心中顿生厌恶。

班里的女孩子们一个个倒都是乖巧玲珑型的，但看一遍下来，却也没一个让我能留下印象的。

很快一个老师走进了教室，开始了一通落俗套的超长的臭贫，早以记不清当时她都说了些什么，或许从开始就没听，只是她敬业地讲，我无奈地听，直到发下一张家长通知，我看也没看就揉成一团塞进兜里，然后放学，由此宣告我踏进了初中，胡混的日子开始了。

我走出校门，门口蹲着一帮人，像是在集会，都是学生，有几个看上去岁数稍大一些的头发染成各种颜色，当时我就猜到，这帮子人就是我日后要打交道的人，当然，是朋友是敌人那就不准了。眼光刚要转移，突然发现一个人在那帮人中间，定睛一看，正是那雪村刘德华融为一身的哥们儿，在人群中手里夹着烟，嘴角夸张地向上翘着吐烟圈，时不时地还往外吐着黏痰，刻意装出一副穷流氓的样儿……我笑笑心想：这儿又一不挨打难受的料。

回家看了看通知，是一军训通知，一天以后出发，于是我当天就备齐了所需的日用品。

在临行的前夜，我无法入睡，也许那时的我还太小吧，离家七天的兴奋和恐惧化作了一种失眠的状态，使我翻来覆去，久久不能睡去。我静静地预测未来的日子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随着人群登上了去往军训基地的车，看着